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

第五卷

主 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武樹臣	孫 靜	袁行霈	陳 來
鄒 衡	程鬱綴	趙匡華	趙為民
閻步克	蔣紹愚	樓宇烈	嚴文明

秘 書

孟 二 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封面刊名 集蔡元培先生手迹

責任編輯 喬 默

封面設計 林勝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5卷/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714-7

I．國… II．袁… III．國學-研究 IV．Z126

1998.4.28

風入松書店

No.8784493

書 名：國學研究 (第五卷)

著作責任者：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喬默

標準書號：ISBN 7-301-03714-7/G·448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話：發行部 62559712 編輯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軍峰公司

印刷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新華書店

850×1168 16開本 39.75印張 65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68.00 圓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等先生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一圖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繪〕

說明：這是《憲宗元宵行樂圖》長卷中放烟火部分。右邊帳中坐着明憲宗，宮院中太監們正施放各式烟火，從右到左有在地面施放的大爆竹，有手提的轉輪，有小型的轉輪，有帶杆的大起火，有大型的手筒花，還有一批大筒花尚未燃放，門外獨輪車還推來各色瓶子花。

目 錄

吐火羅神祇考	林梅村 (1)
周代棺槨多重制度研究	趙化成 (27)
中國佛教“理”思想的拓展與演進	方立天 (75)
王陽明致良知中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的結合	張學智 (97)
《左傳》與孔子	吳榮曾 (113)
儒家不主張君主獨裁專制	江榮海 (123)
中國古代的詩歌發生論	孟二冬 (143)
《文選》版本叙錄	傅 剛 (173)
《玉臺新詠》成書年代新證	躍 進 (237)
歐陽修求詩本義之方法探微	顧永新 (259)
《禮記集說》版本考	沈乃文 (289)
論乾嘉考據學派別之劃分及相關諸問題	漆永祥 (303)
試論我國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機制	祝總斌 (331)
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	田餘慶 (359)
青齊豪族在南北朝的變遷	韓樹峰 (407)
淮南之役與陳代南人政治之重組	張國安 (447)
墨山國之路	羅 新 (483)

目錄

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婦女

——以蘇州爲例…………… 鄧小南 (519)

《無圈點老檔》乾隆朝辦理鈔本始末…………… 閻崇年 (557)

中國傳統社會道德法律化淺釋…………… 馬小紅 (583)

中國烟火文化史料的鉤沉…………… 郭正誼 (603)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1996 年大事記…………… (617)

Contents

On the Tokharian God Nakte	<i>Lin Meicun</i> (26)
Study on the Multi-layered Coffin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i>Zhao Huacheng</i> (35)
The Evolution of <i>Li</i> Concept in Chinese Buddhism	<i>Fang Litian</i> (95)
Combine Moral Reason with Knowledge Reason in Wang Yangming 's Extention of Innate Knowledge	<i>Zhang Xuezhi</i> (111)
<i>Zuozhuan</i> and Confucius	<i>Wu Rongzeng</i> (122)
Confucianists Are not the Advocates for Autocratic Monarchy	<i>Jiang Ronghai</i> (141)
The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Poetry in Ancient China ...	<i>Meng Erdong</i> (172)
On the Versions of <i>Wen Xuan</i>	<i>Fu Gang</i> (235)
A New Approach to the Date of <i>Yutai xinyong</i>	<i>Liu Yuejing</i> (257)
A Study on the OuYang Xiu 's Method of Explor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i>Shi Jing</i>	<i>Gu Yongxin</i> (287)
On the Versions of <i>Liji jishuo</i>	<i>Shen Naiwen</i> (302)
On the Theoretical Schools' Classification of Qian Jia Exegesis and Other Interrelated Problems	<i>Qi Yongxiang</i> (330)
The Special Role of the Mandarin System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s and Scholar- officials in ancient China	<i>Zhu Zongbin</i> (357)
The Practice of Killing the Mother of the Crown Prince in the Northern Wei <i>Dynasty</i>	<i>Tian Yuqing</i> (405)

Contents

The Change of Qing Qi Powerful clan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Han Shufeng</i> (444)
The Campaign at the South to the Huai River in the Chen Dynasty and the Re-organizing of the Southerners' Politics Structure	<i>Zhang Guoan</i> (481)
Research on the Road of Moshan Kingdom	<i>Luo Xin</i> (517)
The Women in the Elite Families during the Song Time: A case in <i>Suzhou</i>	<i>Deng Xiaonan</i> (554)
The Copying of the Unmarked Manchu Archives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i>Yan Chongnian</i> (582)
The Legalization of Social Ethics in Ancient China	<i>Ma Xiaohong</i> (601)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Culture of Chinese Fireworks	<i>Guo Zhengyi</i> (616)

吐火羅神祇考

林梅村

吐火羅語是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一種印歐語系的死語言。本世紀初在新疆庫車、焉耆、吐魯番等地古代遺址和敦煌藏經洞曾發現大批用這種語言寫的宗教、文學和醫藥文獻。起初人們不知道這種語言叫什麼名字。根據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劇本《彌勒會見記》題記上有關記載，德國語言學家繆勒和西格將其定名為“吐火羅語”。^[1]

吐火羅語和公元前 1650～1190 年赫梯王國（今土耳其和敘利亞）流行的印歐古語——赫梯語關係密切，例如：兩者都用 -r- 作為中間語態後綴，所以它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最古老的語言之一。^[2] 印歐語系具有顯著的地理特徵，可分為東方語支（包括雅利安語、大夏語、粟特語、波斯語、斯基泰語等）和西方語支（包括意大利-凱爾特語，希臘-拉丁語、英語、德語、斯拉夫語等）兩大語組。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吐火羅語的地理位置雖然在印歐語東方語支分佈區，但是語言特徵卻屬於西方語支。例如：數目字“一百”在吐火羅語兩個方言中寫作 *känt* 和 *kante*。這與拉丁語 *centum*（一百）十分相近，但和梵語的 *sata*（一百）不盡相同。據此，語言學界將印歐語西支稱為“肯特姆語”（the Centum languages），並將印歐語東支稱作“森特姆語”（the Satem languages）。

正如中亞語言研究所揭示的，吐火羅語至少有三個方言：其一，西部方言，或稱吐火羅語 B，見於新疆庫車石窟和遺址出土的 8～9 世紀婆羅謎文寫卷、題記和文書；其二，東部方言，或稱吐火羅語 A，見於新疆焉耆和吐魯番古城出土的 8～9 世紀婆羅謎文寫卷和題記；其三，樓蘭方言，未見完整的文獻，但是大量樓蘭語詞彙保存在新疆樓蘭和尼雅古城出土的公元 3 世紀佉盧文犍陀羅語文書中。^[3] 此外，吐火羅語還有第四種方言，就是從敦煌西遷中亞的

大月氏人所操方言。“吐火羅人”這個名字就是希臘地理學家對大月氏人的稱謂。^[4]可惜月氏人亦未留下文字材料，僅有零星月氏語借詞保存在先秦史籍和中亞貴霜碑銘中。

吐火羅語的發現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歐亞大陸遠古民族分化遷徙的認識。就吐火羅人起源問題，學術界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激烈討論，但是吐火羅人究竟何時與講肯特姆語的赫梯人、凱爾特人以及希臘人分離？又如何千里迢迢來到塔里木盆地？至今仍是個謎。70年代末，中國學者開始介入吐火羅人起源問題研究，並在考古、語言和人類學三個方面取得許多新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這些發現與研究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歐人在東方的分佈已達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綫。許多學者相信，這些年代最早、分佈最靠東方的印歐人就是後來定居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羅人的嫡系祖先。^[5]

與此同時，中亞大月氏考古也取得突破性進展。1979年盜墓人在阿富汗西北邊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一個叫黃金之丘（Tillya-Tepe）的地方發現一處古代游牧人墓地。正在阿富汗進行考古調查的蘇聯-阿富汗聯合考古團聞訊後立即趕赴現場進行發掘。由於阿富汗戰爭爆發，他們只挖了6座墓就被迫停止工作。這六座墓的規模都不太大，但出土遺物相當驚人，僅黃金藝術品一項就達20000餘件。據墓中出土安息銀幣、羅馬金幣和西漢昭明鏡判斷，黃金之丘墓地的年代約在公元前後幾十年。席巴爾甘距離大夏首都藍氏城（今阿富汗馬扎里沙里夫附近）不遠，當時大夏已在北方游牧人大月氏統治之下。所以研究者普遍認為，黃金之丘墓地的墓主人就是公元前175年從敦煌西遷中亞的大月氏人。

儘管大月氏西遷中亞已近百年，但是黃金之丘墓地出土文物仍然反映了吐火羅人本族文化特徵。其中一個突出例證就是他們的許多藝術品都以龍為主題。敦煌寫本《唐光啓元年沙州伊州圖經》記載：“龍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肅、伊州各有首領。”兩《唐書》記焉耆的吐火羅王以龍為姓氏。敦煌漢文、于闐文和藏文寫本悉稱留居河西走廊的月氏殘部小月氏為“龍家”。基於上述考慮，我們在近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黃金之丘墓地那些以龍為題材的藝術品屬於大月氏本族文化，龍是吐火羅人的圖騰。^[6]中亞大月氏墓地的發現對

尋找他們在中國的故鄉具有相當重要的考古學意義，但是限於資料，我們當時只是提出問題，未能就此展開討論。

1993 年應美國國家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之邀，筆者到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專門從事中亞古代語言研究。那一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對吐火羅人的語言和宗教作了較為系統的調查，並在語言學方面找到解決大月氏人故鄉問題的一個突破口。^[7]1996 年 4 月重訪美國，出席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召開的中亞東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古民族學術討論會。殊不知，我們近年一直潛心研究的吐火羅人問題竟然成為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中心議題。^[8]這次會議促使我們加快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進一步論證了大月氏故鄉實際在今新疆天山東部巴里坤山、博格達山和阿爾泰山之間廣大草原地帶，而不是以前一直認為的在今甘肅敦煌。^[9]本文將要討論的是吐火羅人原始宗教體系，旨在從宗教學角度探討吐火羅系統民族的來龍去脈。儘管某些論點仍不十分成熟，但我們還是想拿出來供大家討論，以期推動中國西部遠古文明研究的深入。

一、中亞大月氏墓地所出宗教藝術品的啟示

大月氏人以將佛教推廣到東方各地而聞名，但是黃金之丘墓地出土的數以萬計的黃金藝術品中幾乎看不出有什麼佛教色彩。那麼公元前 1 世紀大月氏人尚未皈依佛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創作的藝術品多以龍為主題。例如：黃金之丘 2 號墓出土的雙龍守護國王金頭飾（2.7）、3 號墓出土的背向雙龍金頭飾（3.50）以及 4 號墓出土的雙龍紋金劍鞘（4.9）等（參見插圖一·1—2）。^[10]因此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應是某種龍神崇拜。龍非世間所有，大月氏的龍神究竟指什麼？值得深究。我們注意到，大月氏龍神的藝術形象有兩個特點。第一，大都表現了馬蹄和馬鬃，其藝術原形顯然是馬；第二，往往成雙成對出現。我們懷疑，吐火羅人的龍神可能是古代印歐人宗教中的雙馬神。

雙馬神是印歐人原始宗教系統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梨俱吠陀》將其稱作 *nāsatya*（= *asvinau*，或譯“雙馬童”）。據雅利安宗教傳說，雙馬神是一對孿生的青年神使，常在黎明時刻降臨，給人類帶來財富，免

除災難和疾病。^[11]既然吐火羅人和雅利安人都崇祀雙馬神，他們共有的這種宗教習俗必然產生於吐火羅人與雅利安人從原始印歐人部落分化以前。

目前學界對印歐人的起源地尚存爭議，但更多的證據表明，里海-黑海北岸銅石並用時代的顏那亞文化（Yamnaya Culture）和原始印歐文化的關係最爲密切。據人類學材料，顏那亞人屬於原始歐洲人種長顚類型。這個文化的分佈範圍，東起南烏拉爾，西至德涅斯特河，南達北高加索，北抵伏爾加河中游。顏那亞墓葬一般爲堆冢豎穴單人葬，舊稱“豎穴墓文化”（Pit-Grave Culture）。據 70 多個碳 14 年代數據的統計分析，顏那亞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600~2200 年。這個時期印歐人顯然已有宗教意識。例如：黑海-里海北岸的諾伏亞勒克謝伏卡地區一座顏那亞古墓內曾發現一具嬰兒骨架被放置在兩個馬頭之間。1973 年黑海北岸克爾諾索伏卡地區顏那亞墓地發現的石人像爲研究印歐人原始宗教起源問題提供了更爲直接的證據。這個高約 1.2 米的石人像上身刻有一束梅花、三把斧頭和一把柳葉劍，石人像下方刻有雙馬神圖像（參見插圖一·3）。

70 年代初在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之間謝澤地區發掘的顏那亞墓地不僅發現用雙馬殉葬的葬俗，還出土了一個長約 7 厘米的雙馬神殘石像（參見插圖一·4）。^[12]這個雙馬石像顯然就是黃金之丘大月氏 3 號墓所出黃金頭飾（3.50）上雙馬神像的祖型。大月氏人改奉佛教後仍然尊奉雙馬神。例如：印度河上游犍陀羅佛教建築的石柱頭上就有雙馬神像。^[13]古代印歐人崇祀雙馬神的習俗後來爲歐亞草原遊牧人所傳承。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和塞人等印歐語系遊牧人都在各自藝術品中創作了大量雙馬神像（參見插圖一·5—6）。^[14]南西伯利亞的塔加爾文化和塔施提克文化墓地也發現過一些雙馬神像。一般認爲，這兩個文化的創造者是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吐火羅人主要分佈在塞人與阿爾泰語系遊牧人之間，所以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大概是從吐火羅人那裏接受的印歐人宗教文化。^[15]

二、從語言資料看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

在印歐語系古民族中，雅利安人最先進入近東歷史舞臺。公元前 1450 年，

他們從北高加索南下，首先控制了本屬胡里安人領地的美索不達米亞北部，隨後兼並敘利亞和伊朗山地，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個雅利安國家——米坦尼王國。雅利安人統治米坦尼的歷史長達 140 年，公元前 1360 年滅於亞述。早期研究者曾把米坦尼王國的臣民胡里安人也當作印歐人。後來的研究表明，胡里安人實際上有自己獨立的宗教和語言，既不屬於印歐文化，也不屬於近東本地的閃米特文化。換言之，在米坦尼王國中只有上層統治階層屬於雅利安人。米坦尼遺址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公元前 1380 年左右赫梯和米坦尼兩國訂立的協約，今稱 Mitanni Treaties（米坦尼協約）。這份協約的最後羅列了一系列胡里安宗教的神名，接着記錄了一組雅利安宗教的神祇，計有 mi-it-ra（光明之神）、in-da-ra（雷神）、a-ru-na（水神兼司法神）和 na-sa-at-ti-ya（雙馬神）。米坦尼協約記錄的雅利安諸神對研究印歐人古代宗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們不僅可以和古代印度、波斯宗教文獻記錄的神祇直接進行語言學比較，還有助於我們考察吐火羅人原始宗教的淵源問題。

印歐人原始宗教屬於多神教，崇拜對象大多為自然神，米坦尼的雅利安人仍然保持着這個古老的宗教傳統。米坦尼協約記錄的四位雅利安神分別相當於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梨俱吠陀》中的雙馬神奈撒特耶、雷神因陀羅、光明之神密多羅以及水神兼司法神婆羅那。^[16]雅利安人和古代伊朗人有着更為直接的血緣關係。伊朗這個族名就是從“雅利安”一詞演變而來。雅利安人和波斯人本來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梨俱吠陀》和波斯古經《阿維斯塔》的許多內容，甚至神名都是相同的。例如：雅利安宗教的光明之神 mitra 就是波斯火祆教的火神 mihr。現存伊朗古代宗教文獻中未見和雅利安宗教水神相當的神祇，但是提到雷公和雙馬神。不同的是，在伊朗古代宗教中它們均以魔鬼身份出現。在《溫蒂達德》（Vendidad 10.9 和 19.43）中，這兩位神靈分別寫作 indra 和 nāhaiθya。^[17]為便於比較，我們將上述四種古代印歐語神名列表於下（參見表一）：

表一 四種古代印歐語神名比較表

神名	雙馬神/雙馬童	雷神	光明之神/太陽神	水天和司法神
音譯	奈撒特耶	因陀羅	密多羅	伐樓那
米坦尼雅利安語	na-sa-at-ti-ya	in-da-ra	mi-it-ra	a-ru-na
印度雅利安語	nāsatya	indra	mitra	varuna
古波斯語	nāṛhaiθya	indra	mihr	—
吐火羅語	ñakte	ylaiñakte	mittār	—

雙馬神本為雅利安人、伊朗人、斯基泰人、塞人等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印歐人離開原始故鄉遷徙到世界各地以後，他們的宗教也逐漸從多神教向一神教演變。例如：印度的婆羅門教推崇公牛濕婆，羽人阿胡拉·瑪茲達成了古代伊朗火祆教的主神，阿爾泰山的塞人則對獅身鷹頭的格里芬情有獨鍾。^[18]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顯然也經歷了從多神教向一神教演變，這從他們對“神”的稱謂與其他印歐人不同可以說明。“神”字在吐火羅語 B 方言中寫作 *ñakte* (= A 方言的 *ñkāt*)，相當於雅利安語的 *deva* (天神)。例如：新疆庫車出土的犍陀羅-吐火羅雙語文書中，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ñaktemts soy* 和犍陀羅俗語的 *devaputra* (天子) 對譯。^[19]此外，在吐火羅語宗教寫本中該詞往往和佛教或摩尼教神名共同構成複合詞。例如：*kaumñakte* (太陽神)、*pudñakte* (佛神)、*bramñakte* (梵天神) 和 *ylaiñakte* (雷神) 等。由於吐火羅人對神的稱謂和其他印歐人不同，研究者至今不明吐火羅語“神”字的實際含義。德國薩蘭德大學的魯道夫·諾米爾推測這個吐火羅語詞相當於雅利安語的 *nihvaya-(n) te* (祈禱)。^[20]溫特教授認為其說不足信，但是這位德國吐火羅語專家亦未指出該詞的確切含義。^[21]據上節討論，吐火羅人的神就是印歐人原始宗教中的雙馬神。既然如此，吐火羅語表示“神”的詞 *ñakte* 應該相當於雅利安語 *nāsatya* (雙馬神)。兩者在語音學上確實有聯繫。因為雅利安語 /s/ 或 /ś/ 在吐火羅語中通常寫作 /k/。例如：數目字“一百”在雅利安語中寫作 *sata*，相當於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kante* (= A 方言的 *kānt* “一百”)。由此推之，如果吐火羅

語中有“雙馬神”一詞，它應寫作 *nākatya* (=《梨俱吠陀》的 *nāsatya*)，或 *nakatiya* (=《米坦尼協約》的 *na-sa-at-ti-ya*)。這個詞無疑即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ñakte*，本義應是“雙馬神”，後來才演變為吐火羅人對神的統稱。

三、從古代岩畫看吐火羅的古代宗教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這段文字出自元朔元年（前 128 年）張騫向漢武帝所作報告。據陳夢家考證，元封四或五年（前 107/106 年）漢朝才在敦煌設立郡縣。也就是說，張騫時代敦煌郡尚不存在。張騫從大月氏人聽到的“敦煌”是否指漢代敦煌郡所在地（今甘肅敦煌）需要慎重考慮。眾所周知，中國北方遊牧人與南方農耕民族的分界大致在長城地帶；在西域則以天山為界。大月氏是遊牧人，他們的故鄉不會在長城和天山以南地區。據我們最近研究，張騫報告中的“祁連”實際上在唐代祁羅漫山，他所謂“敦煌”指《山海經·北山經》的“敦薨山”，也就是《漢書·西域傳》提到的天山山北六國中的“單桓”。前者在今新疆哈密巴里坤山，後者在今新疆昌吉博格達山，兩山大致位於東部天山北麓。^[22]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興起以前，長城以北的政治格局是“東胡彊而月氏盛”。可見月氏人鼎盛時期，向東可達鄂爾多斯草原。

《淮南子·要略》介紹長城以北流行的古代宗教說：“操舍開塞，各有龍忌。”高誘注：“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龍神。”漢代文獻稱長城為“邊塞”，或簡稱“塞”。西方胡指講印歐語系語言的西域人，自然包括月氏、龜茲、樓蘭等吐火羅系統古部落。那麼長城以北月氏人的“龍忌”或“請龍”應是某種龍神崇拜。據前文討論，吐火羅人的龍神實乃雙馬神。他們“請龍”的宗教儀式疑與雅利安宗教的 *aśva-medha*（馬祠）或 *hayagriva*（馬祭）有共同的宗教淵源。^[23]

《詩經·大雅·皇矣》提到周人有“是禴是禡”之俗。關於周人的這種宗教

活動，《周禮·夏官·廋人》介紹說：“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戰國一尺相當於 23.1 厘米，八尺則是 1.85 米。這種身高近兩米的高頭大馬自然不是蒙古馬，而是來自西域的“天馬”。而祭祀八尺以上中亞馬的宗教活動大概就是胡人所謂“請龍”。漢代文獻也提到龍係八尺以上的高頭大馬。《說文·馬部》曰：“馬七尺爲騾，八尺爲龍。”因此周人“是禡”的宗教活動實乃胡俗。周人故鄉古豳國（今陝西長武）地近戎狄，因而有此胡俗。那麼大月氏故鄉——東部天山地區在古代宗教遺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1987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東部天山深處發現了一處反映古代宗教內容的大幅岩畫，發現地點位於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西南約 75 公里，當地人稱“康家石門子”。1989 年 9 月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炳華的陪同下，我和國家文物局的幾位同事到呼圖壁實地考察了這處古代岩畫。岩畫刻在巨大的懸崖峭壁底部的崖壁上，石質係侏羅紀頂部喀拉扎組沙礫岩。整個畫面東西長 14 米，上下高 9 米，總面積達 120 多平方米，十分壯觀。岩畫內容可分爲七組（I—Ⅶ）。其中，“I 組居岩壁最上方，是一列裸體女性舞蹈圖像和一個斜卧的男性形象，共刻畫 10 個人物形象。其中女性 9 人由右向左，逐漸縮小。每 3 人之間，有一組對馬圖形……這組群像不僅位置高，而且形體大，特徵鮮明。最右側的女性最高，達 2.04 米……兩組對馬圖案，一組位於右起的第三四人之間，對馬的頭、前腿和後腿，彼此聯結，形成一個封閉的圖形。馬長頭長頸，身體細瘦。尾垂於下，通體涂朱。另一組對馬，位於右起第六七人之間。形體特徵基本同前，只是突出畫了雄性的生殖器官，彼此相接，未涂顏色。”^[24]由於康家石門子岩畫以裸體舞蹈和男女交媾爲主要內容，目前被稱爲“生殖崇拜岩畫”（參見插圖二）。王炳華注意到，康家石門子岩畫上的對馬圖像與伊朗高原盧里斯坦出土的青銅器中的雙馬神有聯繫（參見插圖三·1—2）。^[25]這個宗教傳統還影響到後來的波斯藝術，所以古波斯石刻藝術中亦有雙馬神像（參見插圖三·3）。盧里斯坦位於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區，自本世紀 20 年代起，這裏陸續發現大批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銅器，包括車馬器、管釜式銅斧、柳葉劍、動物紋牌飾。可惜多爲盜掘品，經科學發掘的不多。有些銅器